

远航赤光

家住徐家汇,耳畔时时回荡徐汇滨江的轮船鸣笛。

上海虽以海命名,市区却并不傍海。故而,自开埠以来,黄浦江便成为这颗东方明珠通向世界的黄金水道。

面向世界,就是面向现代化,也就是面向未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为教育改革提出“三个面向”重要思想。而其本人的成长即受益于面向世界的教育。

1920年9月11日,上海黄浦码头(今上海市秦皇岛路32号秦皇岛路码头),毕业于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的邓希贤登上驶向马赛(“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途经香港、西贡(今胡志明市)、新加坡、哥伦坡、吉布提、塞得港(苏伊士运河),海上颠簸40天,“一处处的浪卷涛涌”,直抵“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周恩来语)。

邓希贤是邓小平的学名。晚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一个时代的邓小平,跻身勤工俭学行列是人生中首次投身时代洪流。

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留法归国学

人便倡议赴法“苦学”,即“勤于做工,俭以求学”。留法勤工俭学,一来可以缓解国内学校量与质“尚不足满愿学者之需”(蔡元培语)之困,二来可从当年作为全球新文明新思想新科学中心的法国“输世界文明于国内”(留法俭学会宗旨)。日后被毛泽东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甚而断言:“将来归国,以贡献于吾国社会,必能为社会开一新纪元,其功业自不可限量。”一语中的。

1920年10月20日,邓小平抵法。《小马赛人报》报道:100名年龄介于15-25岁之间的中国青年,身着西式服装,头戴宽边帽,脚踏尖皮鞋,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静悄悄地站在“盎特莱蓬”号甲板上。在诺曼底大区的巴耶中学入读半年,邓小平旋即赴法国南部工业重镇克鲁梭,4月2日以工人编号07396入施耐德钢铁厂轧钢车间做工。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实与资本家的狰狞面目,让邓小平猛然觉悟:救国之策绝非工业,更非打造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以临时身份暂居法国小城蒙达尔纪,并以“体力劳动者”自居的邓小平,

1922年2月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一年后走上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职业革命家道路。

留法转战各地谋生之际,“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邓小平的“思想也开始变化”,进而产生“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邓小平所言的“先进同学”首推周恩来,且视其“始终是一个兄长”。直至晚年,邓小平仍尊周恩来为最亲密的战友。

巴黎西郊布洛森林,1922年6月18日,周恩来等留法勤工俭学生创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在陈独秀建议下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1日,其机关刊物《少年》创刊,旨在“传播共产主义学理”。邓小平为编印骨干,享有“油印博士”雅号。根据团中央指示,1924年2月1日创刊的《赤光》取代《少年》。“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的始意”,即遵循“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反军阀政府的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赤光》创刊号的《宣言》)。在《赤光》,邓小平发表《请

◆东敲西击

◎俞可

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政论,尖锐剖析现实问题,鲜活诠释《赤光》之目标。以“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赤光》万丈光芒普照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邓榕如是描述《赤光》封面:“一个正欲跃起的少年,他赤身裸体,无牵无挂;他手持号角,高擎旗帜;他背靠光芒四射的赤光,脚踩无边无际的山川……”这名少年不啻为“旅法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们的风貌和气质”的真实写照。

“夜已阑,天将晓”,来自天府的翩翩少年邓小平亦由此“接近赤光,走向世界革命的大道”,“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周恩来语)。

黄浦江畔,百年前“盎特莱蓬”号邮轮启航的鸣笛,实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号角;塞纳河畔,百年前那道灿烂耀目的“赤光”,照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征程。

◆汉诗节拍

物语

(组诗四首)

◎杨达寿

水稻



水稻成熟了,就会弯腰
 粟子成熟了,也会弯腰
 弯腰是成熟的标志
 躬行是千年的选择
 人成熟了,也要学会弯腰
 弯腰是一种姿态
 弯腰是一种风范
 弯腰是一种礼仪
 只有懂得谦卑的人才会弯腰
 只有弯腰的人才有坚挺的脊梁
 韩信弯腰,成就大汉四百余年基业
 司马迁弯腰,成就流芳百世的青史

糖梗

我从小藏了一个问号
 农人中耕和浇灌的苦涩
 几十年在梦里演绎和发酵
 站得高看得远的白云,记在心里
 在糖梗间躲迷藏的风,倒出一缕缕
 被枝杈间知了添了锋芒的阳光
 大模大样找准了下手的机会
 焦头烂额的四周参差山丘
 对着行鞠躬礼的一排排香稻
 弹拨着流行天下的进行曲
 清一色的头巾,统一制作的长袍
 欲与披一身滴翠绿袍奔腾的
 一排排骏马争比妖娆

哦,一身披着金甲的骑手
 日接一日,以锄为鞭挥动不息
 今冬,利好满吸糖梗田
 最大的目标是让一群骏马赶进
 榨糖厂创造经典
 义乌江屏住呼吸静谛听
 四面八方涌来欢欣鼓舞的赞语
 有心拉直我心中几十年的问号

向日葵



岁月的见识辽阔深入
 最羡慕的是向日葵
 无论落子乡镇抑或郊外
 无论坚守荒原还是边陲
 从它懂事那一天起
 一辈子坚守不离不弃
 从未听见它在诗歌里自寻得意
 从未看到它在奋进中目光变异
 一落进画面就有敬佩的目光
 还会引来无数的蜜蜂和彩蝶

早在小学时老师就教导说
 要学向日葵天天向上的精神
 可我,拼尽平生的气力
 也学不到它执着的意志,目标的专一

落花生

当牧童时我就把它种进心里
 几十年梦里开花,几十年梦外结果
 植物也和人一样都有个性
 有的喜欢张扬,花艳果小
 有的喜欢低调,花小果硕
 有的花枝招展,高举头顶
 有的隐匿艳丽,遮人耳目
 这是大自然千年的选择
 锤炼了各自特有的个性
 花生的花给人一种成熟的昭示
 不奢望叶间的花会生出果实
 墙内开花墙外结果司空见惯
 花落泥地也会有奇迹发生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朝霞映日



故乡的社戏

每逢过年过节,义乌许多村子都有剧团演戏,有的村子自己有剧团,演戏就更方便了,说演就演,让那些戏迷过一把看戏的瘾。有时也请义乌外的正规剧团来村子里演出。在这里,我统称之为“社戏”吧!

稽亭塘解放前有上宅下宅两个锣鼓班,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气,当上宅下宅两个锣鼓班同时竞技时,也就是村民们所说的“斗台”时,附近村子的村民都会赶来看热闹,可以说,稽亭塘的锣鼓班是稽亭塘的一绝。

解放后,稽亭塘的锣鼓班由于后继乏人,鼓不敲锣不响了,代之而起的是稽亭剧团。之所以会成立稽亭剧团,原因是村里有两位从金华婺剧团回老家务农的演

员,在他们两人牵头下稽亭剧团应运而生。有两位正规剧团演员做台柱子,再吸收村子里的戏剧爱好者参与,剧团可谓“兵强马壮”。演出舞台是现成的,就在“花台门”晒场上,戏台虽然简陋,但布置一番,还是像模像样的。

看村剧团演出有一种亲切感,演员都熟悉,乐队成员也都熟悉。主要演员是训练有素的从正规剧团回村的人,演出水平自然不差。但无须讳言,那些跑龙套的演员可就差劲了,一上台,心里慌张、胆怯,在舞台上乱窜,混乱不堪,引得台下观众哄堂大笑,说实在的,这也增加了一些意外的乐趣。

有一回在室内演出,地点在上宅的一座祠堂里,临时在祠堂里搭了舞台,是晚上

演出,舞台上挂了两盏煤气灯,煤气灯将整个祠堂照得亮堂堂的,来看戏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所以这晚来看戏的村民特别多,听说是请了佛堂镇里一位人称“松哥”的人加盟演出。这位松哥,村里人都熟悉,是个鲁智深模样的大胖子,估计体重在200斤以上。所以村民们都赶来看这大胖子的演出,心里想着,这么个大胖子,能演得动戏吗?

这晚演的戏是《画皮》,是《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锣鼓敲响后,松哥登场,观众发出一片欢叫声。化了妆、穿了戏装的松哥似乎显得更加胖了,村民们欢叫归欢叫,但心里都担心着他能演得动戏吗?谁也没有料到,一上场他就翻了个空心跟斗,惊得

◆朝花夕拾

◎贾献文

所有观众都张开了嘴巴。由于身体实在太胖太重,那个跟斗让临时搭起的舞台都摇动起来。随后演出,松哥跳跃腾挪,步法灵活,动作敏捷,搏得观众阵阵喝彩。

除了看村子里的剧团演出,村民们还会去赶别村演出的场次。每年农历十月十,佛堂都会举办“物资交流大会”,新市基舞台上白天晚上都有剧团演出。在新市基台前看戏那是一场体力、毅力的较量,人们都是站着看戏的,年岁大的人是不敢跻身其中的,那里是年轻人的天下。

岁月悠悠,时光如白驹过隙,当年的青年都已步入老年,但故乡的社戏却不曾忘怀,还会时常浮现于脑海。乡愁,不会因岁月的递增而淡忘……

◆笔走万象

◎子薇

路边一棵一棵挺拔的合欢树,繁花落尽,果实已是珠胎暗结,形似扁豆,秋风拂过,它们长大一点再长大一点。叶片频率渐高地离开枝头,随风飘进水里,塘水湖水静默地接纳。落叶,是富有诗意的。随狂风起舞时,那是气势如虹的华丽诗章;和风细雨柔叶辗转的时刻,那是婉约派宗主李易安笔下的青春词作——带着点羞涩、撩人情思,直至浮想联翩。

偶有蜜蜂蝴蝶于视野里徘徊,阳光穿越树丛洒落地的声音,似乎都可以听得见。有人驾着小舟抑或索性跳入水中采摘菱角菜;也有站在桥上的,一根绳索拴上枕木,扔下去,一走一拖,拽上来时,上面缠满了菱角菜,人得厨房,油锅里拍进蒜子,成就一盘家常好菜。

处暑始,金秋至。也是近几年,自己到得人生的秋天,方才渐渐懂得秋天的好。金秋的气质,被世间万物完美地呈现——开阔,大气,丰实,厚重,练达,深沉。浮花浪蕊剔尽,沉甸甸的美味,光灿灿的繁华,在枝头上,在土壤里,在碧水中。

明媚时光,秋高气爽

处暑好晴天,家家摘新棉。地里的棉花已经白如云朵,得赶紧地把它们大筐大筐地搬回家了。那壳是深褐色的,每一颗都张着大大的嘴巴,棉花一缕一缕地从张开的嘴巴里探出头来。抠出棉籽,将雪一样的白絮装进大筐大筐里,白日,摊在簸箕里晒上一两个日头,再送到棉花匠张弛有度的竹弓下。年复一年的,我们就被这样松软如云的棉絮包裹着,温暖地度过谁都无法不着的寒冷夜晚。

夜深了,桌上的油灯散发出苍黄的光芒,母亲坐在纺车边,左手握着用事先弹好的棉花搓成的棉条,右手摇着纺车。那声音,吱吱扭扭的,我和弟弟就在这般有着沧桑古意的氛围里沉沉睡去。

我们身上穿的衬衣,床上睡的被单,几乎都是自家地里种的棉花加工出来的。衬衣,并不染色,就是原始的本白,每次洗澡时换下来清洗干净,拿稀稀的米汤浸透,拧干,晒出去,再穿上身时,便有了挺括的质感。

村里进驻了工作组,他们的办公地

以及居所与我家比邻。张伯伯读高中的女儿节假日便会过来,让我惊叹不已的是,她居然会裁剪衣裳,且一律手工缝制。若是涤纶、涤卡衣裤,她拿针线锁好边,垫一块干净的棉布上去,然后拿装上滚开水的瓷缸,在衣裤上一趟一趟来来回回地压过去,漂亮的衣缝便刀锋一般整齐地呈现出来了。

苹果,山楂,葡萄,橘子,山芋,大豆,芝麻,花生,玉米,高粱,晚稻,所有的果实、谷物都往成熟的路上赶,生怕落了后。

石榴的气质与金秋最是登对,外表上的富丽好看自不用多说,剥开了外壳,内里的光华灿烂与厚重感,更是令人眼前豁然明亮乃至震撼感动。一粒一粒的籽实,红宝石般的莹润剔透,整个地捧在手里,汁液是顺着舌尖四下洒开的,那感觉是涂在略微潮湿的丝棉上的胭脂,于瞬间传递向每一丝脉络。我们的喉咙到身体的每一粒细胞都张开了,无声地享受着甘甜如蜜的汁液的滋养。

小区里的一棵石榴树上,前些天还挂着累累硕果,此番抬头看时,竟然一颗都找不到了。石榴是善于经营自己的生命的,开花时,把花开得艳丽妖娆,美丽得不可方物;结果时,把果结得蓬蓬勃勃,丰硕得令众生心存妒意。它拼尽全力,让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向高处飞扬,把美推向极致。在这样健康向上的生命面前,没有谁不油然而生敬慕之心。

板栗是秋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个泼皮的物件,不用打理伺候,自顾自地于树上结得层层叠叠。男人们从树上大筐大筐地采回家,往堂间的地上一倒,剩下的事儿便全是女人的了。剥板栗是粗活也是细活,得有耐心,手上套一副早就准备好的如同鞋底般厚的布制手套,左手抓一颗栗子,右手持一把剪刀,一剪刀下去,刺猬似的硬壳应声裂开。里面多数躺着三只,也有一只的,如同睡在摇篮里的宝贝似的安稳,让人把它们剔出来时都不由自主地轻了手脚,生怕惊醒了它们的好梦。